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四回 王伯符連營冰凍

按下劉弘祖賞勞諸將不提。且說那王彌聽蒲洪之言，排下太陽躔次陣，被弘祖殺得大敗，逃走入城，至守將衙門中坐下。不一時，蒲洪、陶侃、桓彝、賀循、卞壺、桓謙、溫嶠及諸敗將俱入衙來，見王彌請罪。王彌見諸將盡帶重傷，又見十二員大將只剩得一半，裨將損傷甚多，心下悶悶不悅，只得道：「非你諸將之罪，且去將息，再圖復仇。」諸將見說，遂各退去。只蒲洪在堂下，王彌便與他商議復仇之策。蒲洪道：「陝州城郭狹小，難於固守，倘他合圍來攻，難以拒敵。硤石山下舊有硤石關，最為險要，一人拒守，百人難過。今弘祖不奪此關，甚失計策。元帥若差人修理此關，屯兵固守，不惟可以保全陝州，即弘農等郡，亦可恃以無恐。」王彌道：「此計固妙，但他攻陝州而遂引兵直趨洛陽，京師震懼，將如之何？」蒲洪道：「彼必不敢捨此而攻洛陽。」王彌道：「何也？」蒲洪道：「京師兵將甚多，未可卒攻。且彼引兵而前，吾引大兵躡其後，前後夾攻，必難得志恐亦軍之人，不足語勇。彼軍中謀士極多，必慮及於此，是以知其必不敢捨此而攻洛陽也。」王彌道：「既如此，即當遣兵去修硤石關，為久屯之計。」說罷，便點兵五百，令卞壺引了，競到硤石山下，整頓關隘。卞壺領計，不敢遲誤，星夜往前去了。過了數日，卞壺覆命，關已修理端正，王彌遂同蒲洪及眾將等，競引大軍出城，到硤石關駐紮。只見行至半路，前面一員將官，飛奔而來。到了軍前，忙下馬拜伏道旁。眾人仔細一看，原來正是大將庾翼，隨即報知王彌。王彌令人中軍，問其在何處，這幾日方來。庾翼道：「小將被賊寇所擒，劉弘祖不忍相害，特放回來，這幾日因感微疾，偶往伊水鄉。有一件異事，特來報知元帥。」王彌道：「是什麼異事？」庾翼道：「小將那夜臥在牀上，只見一道紅光，透入窗來，只道是什麼火光，連忙披衣看時，那光卻在石板之下透起。小將便將石板撥開，忽見一個四四方方的石匣，上面封緘甚固，竟不知是甚物件。連忙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一方玉璽，上有篆文，卻認不出。」王彌聽見說是玉璽，不等庾翼說完，便問道：「今卻在何處？」庾翼道：「現在主人處。」王彌道：「何不取了來，卻放在那裡，倘被別人取去，豈不可惜？」庾翼道：「不妨。那也是我輩中豪傑，早有心要來投元帥麾下，恨無門路，見小將得了玉璽，要將此為贄，來見元帥，故小將放在他處，少頃便當送來。」王彌見說，甚喜，問道：「這人姓甚名誰？」庾翼道：「那人姓赫連名勃勃，甚有武藝，元帥當以禮待之，必有得力之處。」

正說間，忽然從軍報入營前，有一將官要見元帥。庾翼道：「此必是赫連勃勃到了。」遂邀王彌出營迎請。王彌依言，遂同蒲洪等出營迎接。只見赫連勃勃一表非俗，心下大喜，連忙請入營中，各各相見已畢，赫連勃勃獻上玉璽，王彌接來一看，見上面有兩行龍篆，篆文是：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

王彌看了，對眾人道：「此類是傳國寶璽，如何在石板之下？這也奇了。」便向蒲洪道：「我與將軍等都是人臣王伯符是，不宜留此。不如遣人齎送聖上，乃為正理。」蒲洪道：「元帥所言甚當，且到硤石關，商議遣人未遲。」王彌依言，遂令起程，竟至硤石關，安頓已畢，就封赫連勃勃為積勞將軍，修下表章，遣溫嶠齎了玉璽入朝，獻與懷帝。溫嶠依言，將玉璽藏好，望洛陽而來。

行到澠池縣，只見前面一彪軍馬，攔住去路。為首一員大將，坐著剪尾豹，手提大刀喝道：「來將可是溫將軍，齎表入朝獻玉璽的？」溫嶠道：「我是溫嶠，你是何人，卻來管我獻玉璽不獻玉璽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乃大將呼延晏，奉侯軍師將令，特問你要取玉璽，快快拿出來，放你過去，不然捉你去見軍師。」溫嶠道：「我是進表官，那裡有什麼玉璽？」呼延晏笑道：「侯軍師推算豈有差誤，卻來瞞我？」溫嶠道：「你軍師有什麼推算？」呼延晏道：「軍師前日見一道紫氣沖霄，就占一課，知道伊水鄉中有一顆玉璽當出，即差人來掘取，不想已被赫連勃勃獻於你處。隨又占一課，知道今日當有姓溫的貢送玉璽到洛陽，特差我在此等候，豈有沒璽之理？」溫嶠見說，半晌不語，心下想道：「世上有此異人，就是神仙了，我若引兵與他交戰，豈能取勝？不如將玉璽獻出，逃歸家鄉，待天下平治，然後出仕，豈非妙計？」溫嶠算計停當，對呼延晏道：「既你軍師有如此神算，不必說了。我果有玉璽在此。就與你去罷。」說罷，就將玉璽取出，叫從人遞與呼延晏，自卻縱馬加鞭，也不到王彌處去，竟自隱姓埋名，遁歸鄉里去了。側批：太真是盡、大夫，不宜有絕、誠、之事，而後競、之，何也？後來元帝南渡，輔他討王敦、蘇峻之亂，垂名史冊，此是十年以後的事，不在話下。有詩為證：

晉室將傾事已非，太真策馬號知機。
功名留待他年補，不向王彌空自依。

且說呼延晏得了玉璽，滿心歡喜，回來獻與弘祖。弘祖看了一會，收藏好了，便與有方商量破敵。有方道：「今王彌已移營硤石關，據險而守，為長久之計，且令呼延晏先領兵看其動靜，再以計破之。」弘祖依言，令呼延晏引著雄兵一萬，竟望硤石關殺來不提。

卻說王彌使溫嶠去獻玉璽，專望回音，忽然從人回報說，溫嶠將玉璽獻於呼延晏，自卻逃去，不知去向。王彌不勝大怒，要遣人尋取溫嶠問罪，卻得陶侃、蒲洪力諫，只得罷了，心下卻是恨恨不已，商議起兵來攻劉弘祖。只見關前金鼓大振，人報呼延晏在關下索戰。王彌便令赫連勃勃出馬，赫連勃勃依言，即時結束齊整，開關迎敵。兩下相見，通了姓名，接住便殺，戰五十餘合，未分勝負。王彌恐赫連勃勃有失，忙教鳴金收軍，兩個只得各回本陣。正是：

雖然慣戰能徵將，還恐軍前失一幾。

那赫連勃勃回入關來，對王彌道：「正要擒拿呼延晏，元帥何故收軍？」王彌道：「呼延晏智勇兼備，更聞得他身邊有只金鷹，專會啄人眼目，恐將軍不知，被他暗算，故此收軍。」赫連勃勃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以後只消留心看他便了。但小將還有一計在此，不知元帥肯依否？」王彌道：「將軍有何妙計，願聞其詳。」

赫連勃勃道：「硤石關雖然險要，但只保得陝州一帶，倘彼暗引兵直取洛陽，我兵雖躡其後，京師不無振動。目下兵將不止數十萬，誠能撥一萬以守關，餘者分作十隊，每五里立一大營，自陝州至澠池縣界，共立十營，首尾相連，左右相顧，彼攻一營，則各營俱銳以擊之，如此一月，弘祖進無所靠，退無所恃，必將渡河而歸去矣。」王彌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可即行之。」蒲洪道：「包原險阻，兵家最忌。侯有方神通廣大，倘彼以火攻之，將如之何？」

赫連勃勃道：「不妨，還有一計，使他火攻無用。」王彌道：「如何計策？」赫連勃勃道：「元帥且將營移定，然後可行此計，如今且未可說。」王彌依言，便令陶侃統領一萬，鎮守硤石關。餘兵一齊下關，自陝州直至澠池澗水之上，連數十餘里，共兵四十萬五千，分為十營。那十營：

第一營前軍大將軍蒲洪，統兵一萬五千。
第二營車騎大將軍桓彝，統兵一萬。
第三營奮威將軍庾翼，統兵一萬。
第四營討虜將軍賀循，統兵八千。
第五營總督大元帥王彌，統兵三萬五千。
第六營積勞將軍赫連勃勃，統兵二萬五千。
第七營冠軍將軍桓謙，統兵八千。
第八營徵西將軍卞壺，統兵六千。
第九營後軍將軍庾開山，統兵一萬。

第十營護軍都尉充先鋒使王珉，統兵二萬。

王彌安營已畢，令營前各置一臺，以便舉煙相救，營後各通門戶，十隊相連，若魚貫之勢，真個是：中藏戈甲三軍壯，外列掛旗一字排。

安營已定，王彌接過赫連勃勃問道：「移營已定，將軍後計何如？願聞其詳。」赫連勃勃道：「此一計須要元帥登台作法，借一天大雪，將寨柵之外盡行凍住，混成冰城，那冰堅且滑，任彼火攻，無能為矣。」王彌喜道：「此計果然有些妙用，吾當依將軍所言，即便行之。」便傳令軍士，登時建起一座高台，台上排列令牌敕劍，應用等物，一時齊備。王彌即便沐浴上壇，披髮仗劍，面南而立，口中念動真言，將令牌連敲三下，手中寶劍一指，只見一霎時陰雲四合，旭日無光，台上旗幡飄飄揚揚，卻是一陣西北風，吹得人墮指裂膚，真個好凍。但見：

陰雲迷野渡，紅日忽無光。

巽二空中舞，翻然旗幟揚。

風過處同雲密布。王彌又將手中白旗連展三轉，令牌一下，半空中就悠悠揚揚，飄落幾點雪花來，初時不過像粉面一般的微細，後來就是雞卵大的打將下來，其實好雪。有詩為證：

同雲合四野，滕六起飛揚。不辯東西路，那知山水長。

穿簾還入戶，綴樹又堆牆。十寨寒威逼，持戈欲斷腸。

那雪下有一個多時，約有三尺餘深。王彌又將令牌一擊，散了同雲。傳令各營軍士，將平地餘雪，搬到木柵之外，堆疊如城牆一般，又高又厚。王伯符亦異人異木，白茫茫的十個營寨，竟象一帶白玉砌成的牆垣，其實好看。又且朔風嚴緊，那些雪竟凍做一片，堅而且滑，隨你刀砍斧劈，休想動得分毫，真個好冰城也。詩云：

十寨連營凍雪寒，又堅又滑破誠難。

謾言不取冰山倚，楊相如何有此端。

不說王彌用法，凍定連營。再說呼延晏戰罷回營，對弘祖道：「赫連勃勃武藝絕倫，不在我等之下。且此人相貌非凡，不比尋常之輩，元帥當設計擒之，不可與他力鬥。」弘祖見說，沉吟未答。軍士來報說：「晉陽趙王差左丞相陸靜及鎮國將軍拓跋珪，有事要見元帥，現在營外，乞元帥軍令。」弘祖不曾認得拓跋珪，不知有何事來到，即同眾將出營迎接，請入營內相見過了，弘祖將拓跋珪一看，只見他人才雄壯，氣宇軒昂，心下暗暗驚喜，便開口問道：「小將連年出征，不得躬事趙王，今丞相與將軍到來，不知有何相命？」陸靜道：「趙王知將軍等軍中勞苦，特差某齎有金帛、羊酒，犒勞諸將，命元帥等早早立功還朝，趙王兼有一事，要共元帥商量。」弘祖道：「不知趙王要商量何事？」陸靜道：「此心腹之患，在所必除。元帥且破了王彌，再作商量。」弘祖見說，心下狐疑不定，再三詰問，只見拓跋珪不慌不忙說將出來，有分教：

未服王彌心已亂，晉陽城北起干戈。